



新潮新刊 6

世界大思想家列傳

秦 雲 編 著



世界大思想家列傳

德謨克里特 (Democritus, 460~362 B. C.)

環境與時代

位

於希臘東方邊界的伊奧尼 (Ionia) 殖民地，在西元前六世紀時，是從伊蘭、印度和一切開發國家到歐洲去所必須經過的重要門戶，也就是熱鬧的通商口岸。那時，又因與埃及有商業上的聯繫而受了埃及文化的影響。

生活在這通商口岸的人們，當時的生活中心就是商業；因此，都感覺有一種需要，那就是擺脫神學虛妄的論斷，而代以一種在商業範圍裏能估量各國間的交通距離、測驗天時變化等的實際應用的專門科學！

於是，一個大商業家，不！一個發明原子論的偉大哲學家德謨克里特在西元前五世紀中葉就降生在伊奧尼殖民地一個最熱鬧的商業區——亞卜德爾 (Abdere) 中來了。德謨克里特的父

親名叫赫吉西斯特拉特 (Hegistrate)，他是赫吉西斯特拉特的第三個兒子，童年時，他曾拜事過魔術家、天文學家做老師，從他們那裏接受神學、天文學的知識。

從旅行中得到經驗與智識

德謨克里特爲了旅行，從他兄弟那兒分到一部分很少的財產，數目祇有一百達郎（一達郎即五・五六〇法郎），這是他旅行所急需却被兄弟們故意估定這麼少的。從此他開始了旅行的生活，到埃及去跟隨祭司們學習幾何學，到伊蘭去求天文學的智識，他也到過紅海；有的人還說，他和印度的赤腳仙徒有過關係。他又旅行到伊索比亞 (Ethiopia)。在旅行中，他觀察自然界，研究開化的民族，於是得到得到豐富的經驗與智識。德謨克里特自己說過：「所有與我同時的人，都未曾像我旅行得那麼遠，我研究過最遙遠的地方，到過氣候最複雜的國土，並求教過最有經驗和最聰明的人。」可是他並不重視榮譽，常說：「我來過雅典，沒有人認識我。」他認識和他同時的蘇格拉底，但並不爲蘇格拉底所認識。

講學與發明

研究學習的生活過了五年，德謨克里特便回去創立學派講學，有成千成萬的人來聽講。凡是

聽講過的人都大爲感動，並敬愛着他，他的故鄉也因此出名。他這樣的受人歡迎，當然是有原因的，原來，他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保持着沒有一絲憂鬱或不爽快的表情，他老是滿面春風，所以有「微笑哲人」的綽號。

他在講學之餘，從事著作，把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生物學、文學、音樂、倫理，都加以有系統的聯絡起來，且文字的動人與精采，比起詩人雪萊所愛慕的柏拉圖還要來得深刻；特別是他發明了驚人的原子論，就是那些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爲不朽的傑作。在這裏，順便把原子論的要點說出來：

(一) 從無之中不能生出有，已存的事物不能消滅。一切變化不是別的，祇是分子的結合和分離。

(二)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有某種根據，都是必然的。

(三) 除了原子和真空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其他的一切祇是幻景。

(四) 原子的重量是無窮的，其形式的差異也是無窮的。在穿過無窮空間的永久降落中，較大的原子降落得更快，就壓迫較小的原子；因此，發生側面的運動和旋渦的運動，就形成了世界的發端。無量數的世界一個個聯袂接踵形成起來，隨後又消滅下去。

(五) 物體間的差別，是由於其原子數量、大小、形式和順序不同；原子間是沒有性質差別

的。原子沒有任何「內在狀態」，原子間祇是互相壓迫，互相碰撞。

(六) 靈魂是由稀薄脆弱的原子所構成，彷彿就像火的原子一樣。這些最靈活的原子及其活動，進入於形體中，就造成一切生命的現象。

從上面這幾點看來，可見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不單以為物體是由原子所造成的，即使是靈魂也都是由原子結合而成的。這可說是古代希臘唯物論的重心。

受人歡迎的預言家

德謨克里特為了探求智識的旅行，把全部的財產耗盡之後，他的生活可真是困苦得不能支持，後來，得到他弟弟大馬斯的幫助。雖然生活的鞭子無情的打擊這個哲學家，但他却毫不以為苦，他集中着全部精神，一心一意致力於他的偉業。他常一個人走到沒有人煙的地方去，甚至於藏在沒有紛擾的古墓叢中，用各種方法以證明他想像的正確。

昂星 (Pierades) 升起來了，這給德謨克里特一個在大眾面前顯示他天才的好機會，他預言着油價將要昂貴，並且到因橄欖生產情形好而油價較低賤的一些地方，收購油並存起來，這件事，使那些以為德謨克里特除了貧窮和安靜來研究着科學外，不會留心他事的人們，大大的吃了一驚；等到他的預言已成爲事實，證明他如果願意發財的話，那確是非常容易的時候，那些因貧

得狐疑而後悔的財主們都前來頌讚他！

有些人因嫉妒心作怪，想去向政府告發德謨克里特浪費了全部的遺產，好讓他失去在故鄉擁有一塊墓地的權利。當德謨克里特知道了這陰謀的時候，他便拿出自己一部名叫『世界的偉大秩序』的著作，讀給那些人聽。果然，他們不但打消原意，許給他五百達郎的獎金，而且還答應替他造銅像。

德謨克里特根據宇宙關係之認識，來發表他的預言，因此變得非常出名，大多數人都承認他是一個神聖光榮的預言家。

復活的故事

有一回，國王大留士(Darius)失去了他美麗的王后，德謨克里特眼見國王的悲傷，却找不到什麼適當的話來安慰國王。後來他對國王說他願意盡他的力量，設法使皇后復活。這句話，像給大留士注射了一次興奮劑，他要德謨克里特馬上就實行起來。德謨克里特說他已經準備好了一切所需要的東西，只是缺少一件他所還沒發見的，這東西也許大留士能夠找到，因為他是亞細亞一國之王。大留士高興起來了，問德謨克里特：「那是怎樣一件非常的东西呢？」他回答說：「在墓上寫出三個從來沒有服過喪的人，她便會復活，而忠於祭典的法律。」於是大留士感

到意料不到的困難，雖然他是一國之主，但也不能找到未經過某種不幸的人啊！

德謨克里特從容的照着他的習慣哈哈的笑起來，他對亞細亞之王說：「你過去彷彿以爲自己才是唯一不幸的人。現在好了，你不能從這世間過去的一切人當中，找出一個沒有悲戚的人，那也就不該無節制的悲傷了。」大留士居然被這瀟灑的雄辯家說得啞口無言。

以麵包款待死神

德謨克里特年紀老了，他已活到一百零三歲。當女祭那一天，人家正在忙着慶祝的事，他好像馬上就要斷氣死去似的。他的妹妹非常擔憂，不願她的哥哥在這一天死去，妨害她們的祝會。於是，德謨克里特安慰他的妹妹說：「放勇敢些吧！」叫她不必擔這個心，並且吩咐人家每天送些熱麵包來給他，他用鼻子接近着熱麵包，用一盞蜂蜜來做他的養料，這樣維持了三天。慶祝會過去了，那一盞蜂蜜也用盡了，他便毫無痛苦，毫無感傷的結束了他的哲學生涯，離別了與他相處了一百零三年的人間。

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 C.)

從學習雕刻到專攻哲學

一個希臘的哲學家，在人們的想像中，一定要比什麼都來得美麗。可是，希臘三聖人之一的蘇格拉底却突破「聰明出眉眼」這個定律，他簡直粗野得像一個腳夫，有一個闊得好似開了花般的大鼻子，和那閃着光的禿頭。這個雖醜陋却有聰穎美妙心靈的哲學家，在紀元前四六九年生於希臘的雅典。他的父親是個雕刻家，名叫蘇佛郎尼斯克（Sophroniscus），母親名叫費娜麗底（Phaenarete）是個助產士，家境清寒。蘇格拉底的父親希望兒子繼承他的職業，因此，蘇格拉底在童年時受過了普通教育後，就被送去學習雕刻了。

不料雕刻不能引起蘇格拉底的興趣，不久，他就放棄了。很倖倖，恰巧有一位富有的商人幫助他，便拜在普魯迪格斯（Prodikus）達門（Gamon）的門下，達到求學的願望。不但他那慧敏的靈魂使人感到欽佩，就是那謙和的態度，精細的研究精神，都使當時有學問的人們喜歡和他接近。在這樣的環境當中，蘇格拉底對於物理、音樂、天文、歷史、算學更日益進步，以後

專攻哲學，成為出類拔萃的哲學家。

多方面的生活

蘇格拉底不單是提筆桿、捧書本的讀書人，他也是曾拿過槍桿，上過戰場的勇士，在紀元前四百三十二年的波的達亞（Potidaea），四百二十四年的狄里洪（Delium），四百二十二年的安斐玻利（Amphipolis）三次戰役中，他都以勇敢善戰博得社會的贊許；也可以說蘇格拉底一向就保持着他「臨難勿苟免」的精神。當他做評議員、司法官的時候，也以公正剛毅見稱於人。他在各種不同的職業中，體驗着多方面的生活。

富有的柏拉圖、阿爾息拜第（Alcibiodes），社會主義的安替斯提尼（Antisthenes），無政府主義者的阿立斯替帕（Aristippus），這羣龐雜的青年集攏在蘇格拉底的周圍，他們喜歡聽他用生動的語句討論人生，用幽默的談鋒分析政治，尤其是他那傾其全部精力於學問的研究，不為貧困所紛擾的態度，使弟子們大大的感動。這些優秀青年們所敬愛的老師，並不把自己的信念勉強塞進弟子們的腦裏，他不過檢查指正他們的謬誤，以達到真知的正確道路而已。蘇格拉底不但不求報酬，而且沒有什麼正式的教授。每日跑到外面，徘徊於雅典的市場、公園、工場之間，不問相識與否，總是對談不倦，特別受青年們的愛戴，他自稱為「青年的戀人。」

哲學的觀點

不錯，蘇格拉底是出類拔萃的哲學家，但他的哲學見解實與從前唯物哲學家不同。比如矯健的泰利斯（Thales）與赫拉利圖（Heraclitus），精奧的帕米尼第（Parmenides）與芝諾（Zeno of Elea），闊遠的畢達哥拉（Pythagora）與恩柏多克利（Empedocles）都是從事研究物質的。當然，德謨克里特也屬於這一派。蘇格拉底的哲學就不是這樣：他以爲哲學家有一個題目，其價值無限，高過這裏的一切木石，甚至高過那裏的一切星辰，這就是人性。換句話說，蘇格拉底已從自然哲學轉移到所謂實際哲學方面，即轉移到關於人性與道德方面了。所以蘇格拉底從事探討人性倘使有人輕口談到正義，他便很冷靜的問他們，正義是什麼呢？你們所說的光榮道德、愛國心是什麼意義呢？你們所說的「我」又是什麼意義呢？蘇格拉底就愛講這一類的問題。他從不作事，也從不計劃明天，對於妻子也不照顧，他的妻子贊替帕（Xanthippe）便把他看成是一個游蕩者，說他帶給一家的壞名譽，比起麵包來得多，然而這些却不曾苦惱了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何以從自然哲學轉移到實際哲學呢？不待言，這是受環境的影響。在從前，那些哲學家不曾脫離勞動生產，而且做勞動生產的實際指導，所以自然哲學極盛一時。到了希臘戰勝波斯以後，掠奪了許多財富，獨占了近東及地中海的商業與交通權，雅典成爲商業的文化的貴族支

配的中心，奴隸勞動是當時社會經濟的基礎，以寄生生活的優越，所謂精神萬能的唯心論就取唯物論而代之了。蘇格拉底着重探討人性，即無異替唯心哲學開闢一條道路。不過這條道路，後來，經過柏拉圖的爬梳，便更蕩蕩平平了。

非難民主政治

當時的雅典，雖掛着民主政治的招牌，其實雅典四十萬人民之中，仍有二十五萬奴隸被排斥在政治圈外；即就十五萬自由民說，能直接參與國事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這在蘇格拉底看來，簡直是一羣流氓所操縱意氣用事的民主政治而已。他們質質然的推舉，又質質然的革職，甚至質質然的殺戮，而所謂最高法庭，設有一千人員以上，是從全體自由民登記冊中順着字母次序唱名選舉出來的。這是再沒有比此更民主的制度；不，這是再沒有比此更滑稽的制度。

怎樣使這個國家得救呢？在黑暗裏摸索着掙扎着的青年急待有人給以回答，回答這個問題的就是蘇格拉底。當然，他怎麼也不能屈服在混亂的局勢之下，把青年們帶進墳墓去，而是要越過墳墓，指示出新的途徑。他領導那班有財富有智識的人，反對植基於神學上的道德，建立一新的道德系統，絕對不關宗教的教義，而能够把頑強變成良善，就是說「善」即「智」，「德」即「慧」。他相信有智識的人，比愚笨的人能够維繫秩序，能够看清楚利益。所以道德對無智識的

人而言須全靠反覆訓誡和外力督促才得奉行，而對受過教育和深於世故的人而言是自然會遵守的，根據「智識即道德」的信念，他認為一個國家不讓最聰明的人來領導是不會得救的。這種賢哲政治的主張，顯然與民主政治不相容。不料在蘇格拉底鼓吹之下，却得到普遍的回響，連民主黨領袖安尼塔（Anytus）的兒子也做了蘇格拉底的信徒，反對他父親所崇奉的神，並且在他的父親面前也訕笑着。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蘇格拉底的命運畢竟被民主黨判定下來——該服毒而死。

殉道者的光榮

被判定了死刑的蘇格拉底，不願向敵人乞憐，拒絕了朋友克立托（Crito）買通下來的逃生。蘇格拉底認為這正是死的時候，再不會比這死得更好。於是這殘酷的殺戮便進行了，證人按着他的腳，又按上了他的腿，漸漸的按上去，他自覺的等待着：「等毒攻入了心就完了。」

冷上腰了，他揭開了自己用手遮着的面孔，說着他最後的一句話：「克立托我曾向阿斯克立匹（Asclepius）神，許了要給予一雞的願望，你能記好去還嗎？」克立托應聲說：「我會去還的，還有別的事嗎？」蘇格拉底已不能回答了。

這位最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就從此一瞑不返了！

柏拉圖 (Plato, 427~347 B. C.)

一位夢想優美世界的哲學家

歷

史家把戰爭的勝利看得太偉大了，其實在文化的進展旅程上，並不會因勝利而光榮，也不會以失敗為恥辱。同時想要使一國一城變得偉大，實無須從戰勝中去尋覓。斯巴達雖在伯羅奔尼撒的戰場上得勝了，但是仍不免成為闇愚蠻野的民族；反過來再看失敗的希臘，却永遠是人類文化進展上的標準。

這種歷史事實，每被崇拜戰績的歷史家輕易忘記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希臘史上的兩顆智星，都是戰敗國家的人民。這件事已够使那些歷史家憬悟了麼？

柏拉圖生於紀元前四二七年，正是培利克利斯 (Pericles) 死後的那一年。他和歌德同樣的得天獨厚——小康的父母，堂皇的面相，清明的頭腦，健壯的軀體。據說因他生有寬闊的肩背，所以綽號叫「柏拉圖」(Platy一字作寬闊解)，因他生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之際不免受了血腥的影響，所以曾一度讚賞軍國主義。二十歲時受到蘇格拉底的感化，才拋開戰爭而去研究智慧。

從此他便奉蘇格拉底為師，直到蘇格拉底死了為止。蘇格拉底經過的地方，常有一大羣俊秀

青年追隨在他的後面，柏拉圖也是其中之一。總之，這位赤腳的蘇格拉底大師，魔鬼般的醜陋，也和聖哲般的溫潤，對於雅俗精粗，都是一樣的愛好。在雅典城中，沒有一人能有他的辯才；同時又沒有一個人，不被他吸引。他原來的職業是雕刻，但是幾乎沒有雕過任何東西，就是雕過恐怕也很少。他聽憑家屬挨餓，自己却對世界宣傳社會的公理。他自稱是當時唯一聰明的人，但是又說他的聰明在於「他知道自己並不懂得什麼」。在柏拉圖以前的哲學家，都想解決人生之謎。蘇格拉底沒有注意這些，他說：「不要妄想知道世界，若能知道自己就够了。」

「知道你自己」或「人須自知」是他哲學的主題。在蘇格拉底看來，知識是道德的開始。人有過失，不是由於他們的性惡緣故，而是由於他們的無知。犯罪的人，若非愚笨，即是癡狂；笨伯和癡狂對於自己的行為，當然不知道判斷。

哲學家的責任，即教人如何求知。蘇格拉底不管一般人喜歡不喜歡，就把「教人」作為終生事業，蘇格拉底的行為，若用他質樸的語句來說，他是一個「精神的產婆」；他要幫助一般人，作育他們的理想。可是世上的人，却不是盡都喜歡受人教誨的。思想是一條辛酸的過程，有許多人想躲避。尤其是在大庭廣衆之前，揭穿別人的無知，是最使人不快的。那些被他揭穿的人，懷恨在胸，有時罵他小丑，有時打他，但他並不生氣。

他在半路上攔住行人，詢問些尷尬問題。那種方法，引起許多人的仇恨。他尤其喜歡作弄政

客。他當面說他們完全不知道組織好政府的方法，所以批評他們管理一城，還不及鞋匠管理航海的船隻！更進一步，他使全城的青年都染上了知識之癖。他灌輸給他們新的思想，他們又把那種新思想回去和他們的父母親商量。一般老古董眼看着孩子們比自己更聰明了，因此遷怒蘇格拉底，並且給他加上「貽害青年」的罪名。

他爲了以上種種原因，遭遇到不幸的控告。照雅典的習慣，控告是在公共市場的地方。控詞大概是這樣：

「蘇格拉底犯的罪；第一，不奉本城所奉的神明，反而倡說他自己的新信仰；第二，貽害青年。故應處以死罪。」

當然，那些狼心狗肺的人提出控告，一定有他們的私怨。其中最明顯的一人是安尼塔 (Anitus)。他的兒子曾經受蘇格拉底挑唆，不爲父親工作。安尼塔是一個發財的皮商，他恨蘇格拉底干涉到他家庭的事務，所以決心要弄死蘇格拉底，藉此恢復他兒子對於皮業的興趣。

審判蘇格拉底的陪審員，沒有公平判斷的能力，所以他們經過很長久的舌戰——革命和反革命的——但是同樣都想推翻雅典人民的健全。當時的環境，實在惡劣，然而蘇格拉底若肯不怕麻煩預備辯護，還可以獲赦免。可是他毅然拒絕這樣做。他說，他已經活了七十年，時間已鑿够長了。趁這肢體無缺的時候死去，比老弱殘廢，重度兒童生活的時候死了更好。

總之，他的辯詞，絕沒有請求原諒的意思，不過是重申他的哲學。他說：「你們或者希望我哭泣、懇求，以保全我的生命，使我的子女親戚也同樣的向你們請求……倘使我屈膝請求你們，我便是犯罪的人！我的責任是盡我的能力勸導你們……。」他承認他的「神聖使命」是終生找尋智慧，觀察自己也和觀察別人一樣。蘇格拉底在死的跟前，但是他還去教訓控訴他的人，而不請求他們施恩。

當時法官問他道：「你想一般人預備加你以什麼刑罰？」他說：「我怎樣爲你和你的城市服務，你就應該怎樣用公款來扶助我的殘年。」

可是法官的見解不是這樣。他們不惜自身遺臭萬年，竟判他死罪了。他們將他上了鐐銬，囚在獄中三十天，和對待普通犯人一樣。最後給他一杯野胡蘿蔔的毒汁，讓他自己飲下而死。當時到獄中去看他的好朋友，都不禁放聲大哭了。蘇格拉底鎮靜如常，至死不變。

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覺得那時雅典城不是哲學家的樂土，最好還是潔身引退。因此他周遊各國，先後十二年。他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又到埃及，薰受古文化淵源的陶冶。有人說他還到過猶太和印度。他以爲自己是歷史上第一個注意正義的人。他說：「從未有有人崇揚正義而制裁不義……簡直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人類不知道人心離開了正義就成爲萬惡之源，人心居於正義則是百善之首。」

柏拉圖周遊回來，年已四十。雅典人的熱情已衰，生命的價值，也不像以前那樣廉賤。講說哲學已沒危險，祇要他的主張不太趨於異端，更要小心的是別去踩浮躁人的腳跟。

他開辦一所哲學學院，在那裏和他的學生談論生死的玄秘。閒暇的時間便從事著述。他用一連串戲劇詞語的對白，來描寫他思想中完美世界之夢。但是現世界太可厭了，使他不能容受。那些對白中間往往拉出蘇格拉底做主角。但是所表現的大都不是蘇格拉底的見解，而是柏拉圖的見解；可稱之為蘇格拉底的神氣，柏拉圖的思想。

據說蘇格拉底曾「把哲學從天上搬到地面」，柏拉圖却又把他送回天上去了。或者，我們可以說，他想把地球塑成一個更像「上天」那樣的完美。他說：「地球是一個深淵，是理智的光輝所不能透過的。我們都桎梏在這深淵中，我們所能看到的東西，不過是真實投射在暗壁上的陰影。完美的世界，真實的世界，正如一個理想（在天上），而我們居住的世界不過是理想世界的一個不完全影像。」

柏拉圖對上帝的理想確是神秘萬分，可是說到他自己的理想，他不僅是當代宗師，並且是永恒的新人物。他對於政治和社會的主張，不僅在當時是前進的，即使在現在也還是前進的！我們現代所認為主要的學問，幾乎沒有不被柏拉圖懸揣到的。例如世界大同、優生、節育、公妻、取消家庭、兒童公有、男女平等、取消私有財產、自由戀愛、書籍檢查、禁酒——這不過是他一百